

罪
惟
錄

三
二

黃紱

黃紱字用章河南封丘人。曾祖思豫。永樂中掌太常。以罪編氓沅州。又徙戍平越。紱以故為平越諸生。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歷南京刑部員外郎。性峭直。人目為硬黃。諱千戶者。嘗遮民蘆田萬畝。久不得直。紱竟致千戶于法。還民田。歷四川右布政使。出公事。崇慶旋風觸輿。不得行。紱正色。若有見者曰。汝姑散。予為若圖之。風止。抵州。齋沐禱于神。夜夢神言。州西寺三字。公歷問州西四十里。果有寺。當孔道。倚窮山。紱率健士突至寺。閉寺。按牒呼僧。見曰。夜有神告我。牒竟一少年僧。貌獐。空手局促。紱金醋。

聖額上曬洗之有憤痕嚴刑盡得其冒俗肆出奸狀寺後
有巨塘嘗同行路劫囊貲輒沉塘中至有殺其夫勾致妻
女設一窟匿淫于是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沒官
糧萬計按如法戮摘奸伏青神令聞風解綬去奏開建昌
銀礦轉湖廣友時因有大工詔湖廣徵銀二萬兩例派民
紬取庫羨以應僧繼曉以妖術惑上還鄉紬以此奸必不
赦諭武昌府故以尊禮館衛之不令潛逸卒檻送京戮諸
市聖副都御史巡撫延綬道見婦人片絮避下休出飲馬
歎曰邊徼見貴至此何以戰令豫支米三月卹其家會有
詔盡毀庵寺紬汰諸尼轉軍門給配鰥軍中騰悅久召

還戶部尚書故尼携子女拜送路左江制食鹽錢鈔民苦
已攬持勒呻吟絞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稱便
已改左都御史嚴甄諸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籍于廷曰
事實得人資勞久近豈主官初意絞慙直產異常忤人自
恐伏禍不可測遂請老

論曰僧不許勾致尼許給配僧尼何得失殊也硬黃豈
盡須神告哉資勞久近不過示無私耳事有濟須才同
才而或辦或不辦是故在乎識人且善用之聖門從政
三子易地不得

歐陽鐸

歐陽鐸字崇道別號石江世為潭人至刺史琮治吉為吉
人數傳而徙泰和為吉之泰和人年少成仁統中進士授
行人上書論時政剴切使蜀王奇之厚遺無所入歸下
峽舟危盤渦欲覆衆號鐸色笑自若幸風過怒激舟于灘
以免人服鐸大臣器歷工部郎中時有中貴鎮臨清假寇
警請得如江西故事節鉞督軍務鐸言節鉞不輕假中貴
人故不宜方帥當事罷不予時喬莊簡字為南兵部尚書
賢鐸欲引共事鐸遂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出知延平
府首下令禁淫祠數十百所撤其材葺學宮舍諸生民死

者母久暴弗葬。母張宴。母得為佛事。司礼蕭敬故延平
人身謬為菴。而群從子弟多丞郎緹帥。所從舍人子。里居
暴橫。民爭竄徙。鐸核田有遺賦于民者。歸蕭戶。正所侵官
道。斬其溢。楊得蕭氏奴。殺人狀立決。母所縱。司礼乃大恨。
謀中鐸。而陸太宰完為調繁。鐸守福州。冀免鐸。而福有大
璫尚。受蕭指。鐸投効歸。不許。及抵任。而尚盛氣以待。鐸復
裁減尚所橫需半。例郡祭。頒胙。益市肉。徧大璫諸客。鐸乃
不市。尚絕不及客也。尚志使隸妾內郡庭。却鐸笑呼相事。
諸生尚公以勞苦。相分受。詣謝之。尚益局促。會迎春。鐸
又削其宴劇。尚至庭。詰鐸出僭誇語。鐸徐拱手曰。尚公非

臣子哉。忍為是語。度必不上聞乎。于是郡士大夫為鐸陰
唱尚客府君盡得而好。吏民爭攘臂起矣。客大懼。交關尚
以辭。而鐸益自厲為清節。尚廉鐸無所得。乃因藩臬諸公
謝鐸。會條里役。鐸請稍益士大夫。減民十一。則上下交譚。
御史汪珊獨心是鐸。為持之。卒以治行天下第一。賜絲幣。
羊酒。歷太常少卿。世廟時。議南北郊。群臣唯諾。鐸獨以為
時。詔未可。遷南光祿卿。上六事。內搜乾沒。稽出入。著為令。
內艱。起南右副都御史。督操江。以外艱。改撫應天十郡。督
糧儲。為均蘓賦。比其最重。与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
能盡損者。為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而不

能益者。為徵本色。遞增耗米。加粟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
者。從圩不從戶。田為母。人為子。奸巧無所容。逃竄漸浸。又
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雇役。母得仍十年旧。裁省郵置濫費。
定收納凡數十百條。鐸所為惠政。于十郡非一。而獨于蘓
著。又獨于田賦著。會章聖皇太后合葬顯陵。道經鐸所治
凡儲傳不能悅使者。獨劾鐸不飭。時鐸已遷南兵部右侍
郎。為奪俸。入侍郎吏部。以精核佐其長。凡廟穴大臣例乞
休。鐸引哀上曰。鐸未老而哀耶。賜歸里。歸可二年。所荐鐸
疏^至二十一。而鐸疾劇。貧居無藥石。遂卒。

論曰。崇道三不悅。昭瑞于公事可知矣。而心計精。凡捐

益。事。可。永。守。無。數。由。于。學。有。原。本。湛。于。仁。禮。不。為。過。甚。
然。則。必。不。容。于。璫。非。所。以。持。璫。也。

商輅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舉宣德乙卯解元入太學李忠文時勉為祭酒特異之為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正統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馬己巳車駕北狩郕王監國召入內閣脩預問預機密陞侍讀時也先挾帝駕行大殘人心面惑輅力主群議請郕王即真以安反側或議南遷正色唾而斥之鹵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撫輯旬居之鹵徵各邊師遲兵入援偽為喜寧報誘擒也先書與得勝與書自相疑遁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三年議易儲輅

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誰敢議、尋遷兵部左侍郎、
兼左春坊大學士、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既而錦衣衛
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輅極言勿輕聽、以壞大倫、五年、鍾
同、章綸相繼請復儲、上怒、下之獄、輅因台對、力救、綸、澤免、
家宇通志成、擬進官秩、已擬輅兵部尚書、太監王忱奉稿
入、少保王文耳語忱、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獨異、內批
輅仍兵部左、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景皇不豫、與陳循等
倡請、湯輔以繫人心、不允、繼復具疏、輅援筆增二語云、陛
下為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朝進、
輅有辱門之事、英廟復位、召輅與學士高穀入便殿、慰曰、

朕在南宮。夙知卿兩人。無所面向。時議改元草詔。石亨密語輅。今歲赦文。可不須條款。輅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謗輅。欲附致于譴刑案。太監興安為輅中解。上怒未釋。興安復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邪。上怒稍平。削輅為民憲廟。即位遣使驛召輅。至。以民服方巾。綠綵青布袍。陞見復故宮。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誣詆。輅又力求退。上曰。朕用卿不疑。何卹人言。即欲加譴言者。輅力請優容。言官以存公論。陞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為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莊為。十年改戶部尚書。尋兼文

淵閣大學士偶上前議及邨王監國輅親綏言景皇帝有社稷功當漢帝號左右聞之皆泣上亦泣遂漢帝號夏月皇子薨中外具知西宮有子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援引東宮乃立後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于接見庶得遂其母子之心逾月而東宮母紀貴妃薨輅奉宋李宸妃故事殯斂悉如禮十三年命黃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生西廡威擬至尊輅疏十罪并指群小韋瑛王英輩過

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寔係天下安危。上恚曰：「一內臣而天下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色曰：「直何人敢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直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敢擅自收捕諸近侍，直敢擅自改易，直不去，天下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上乃即日徹去西廠，由是見忤于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燁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輅遂請老，加少保，給驛歸。輅去，萬安為首相，淺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文毅。輅丰儀，山峙侃侃，有大節。或以

比宋王旦、王魯、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為有明盛事。子良臣仕至翰林侍講。

論曰。科名品望。祿位經濟。商素庵居明絕。馬鈞陽論相業。曰。楊文貞李文達尚不及文毅。他不論。此有深指在。豈以其無擇君之嫌乎。相傳文毅父為府吏。生時太守遙望見吏舍有光。非父也。翌日。先史舉朝。後父子名凡善後之。按疏直時。內責主筆。時萬安為次輔。語懷恩曰。此公論。又次輔劉吉曰。吉即不言。必有言之者矣。然則文毅得安吉而步舉竟濟否。又矣。或其義能奪安吉使勿。則文毅之權用為不可及哉。